

星斗其人，赤子其文

——深切怀念王先霈老师

高晓晖

5月7日，我得知王先霈老师仙逝的消息，如失至亲。在我心里，王先霈老师是应该活过120岁的，不为别的，就因他的儒雅、他的敦厚、他的从容、他的从善如流。今年元月，看到王先霈老师亲赴灵堂送别英年早逝的晓苏老师，他站在送别的人群中，鞠躬，献花，白发人送黑发人，王先霈老师自有更深一层的哀痛。走出灵堂，与王先霈道别，我给王先霈老师一个轻轻的拥抱，让他多多保重。没想到这一个轻轻的拥抱，竟成永诀！

与王先霈老师相识，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那个文学“黄金时代”，省作协文学研讨活动接连不断，王先霈老师是很受欢迎的嘉宾，大家总是期待他发表新的见解。更频繁的交往，当始于2002年，王先霈老师当选第四届省作协副主席，而我是省作协联络部的负责人，少不了工作上的一些联络。比如2004年第二届湖北文学奖揭晓，我们组织获奖作家在湖北电视台亮相，邀请王先霈老师做节目的主持嘉宾。我第一次见识王先霈老师的主持风格，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如数家珍。第一次完成王先霈老师交代的工作任务，却不是创联的工作，而是一个研究课题：《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个项目是国家级课题。项目由王先霈老师领衔。王先霈老师给我的任务是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现状的调查。完成之后，又给我追加了一个课题，关于中国文学期刊现状的调查。在王先霈老师的指导下，这两个子课题顺利交卷。完成课题，给了我更多从事文学研究的自信，更强化了我在文学现场，研究现实课题的自觉。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受益终生的学术锻炼。

新时期业界有“湖北文学评论是甲级队”说法，王先霈老师应该是这个“甲级队”的核心人物。我理解，这个“甲级队”不只是说这个团队发出了湖北的文学声音，不只是他们的建树得到了全国同行的认可，更重要的是，他们营造了一个和而不同的批评氛围。他们分布在武汉地区不同的高校，比如，王先霈老师在华中，陈美兰、於可训老师在武大，何锡章老师在华中科大，周勃老师在湖北大学，他们有不同的批评领域和批评风格，但他们却没有门户之见，更没有你长我短的鸡毛蒜皮。举个例子，2007年湖北省作协策划了一系列文学活动，几件推动湖北文学评论的项目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组织编撰《湖北文学通史》，举办“屈原文学论坛”，联合华科大举办“春秋讲堂”等等，这些项目，王先霈老师是顾问，是后援，也是直接参与者。当然顾问团队还有陈美兰、於可训、王又平、何锡章等老师。参加这几个项目，顾问的工作量都很大，但他们毫无怨言，不遗余力。“屈原文学论坛”举办了前两届，2009、2013年各一届。2009年首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位著名作家、评论家。王先霈老师应邀做论坛总主持。记得讨论中有评论家提出“批评不容许任何人有豁免权”，王先霈老师补充说：“批评者也包括在内”，“文学批评的品格，关键是批评家的人格”。“春秋讲堂”活动从2012年开始，每年春秋各举办一次，活动每次安排有为期一天的主题论坛。每次顾问团队都受邀参会，无一缺席。王先霈老师、陈美兰老师虽年事已高，每次都坚持自始至终坐在会场第一排做听众，从不离席早退。活动延续8年之久，王先霈老师为代表的顾问团队，一直陪伴坚守，他们的人格风范，令人高山仰止。外省专家事后评价：“总见到湖北老老少少几辈评论家同台出镜，是一道风景。”这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王先霈老师和沈从文先生一副挽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人，赤子其文。”这是对沈从文先生最贴切的评价。我想，借用过来，评价王先霈老师为人文也是贴切的。但从我个人情感上说，我更愿意用“亦儒亦佛，不折不避；星斗其人，赤子其文”敬挽王先霈老师。“亦儒亦佛”，是说王先霈老师与时代共舞，艰苦求索，有不胜不休的执着。但王先霈老师对佛学佛理有深切的体悟，在入世的求索中更有出世的从容与洒脱。“不折不避”，是说王先霈老师虽不计较个人得失，却不乏当仁不让的担当。有作家写小说，被对方号座，双方对簿公堂。为依法维护作家权益，王先霈老师以主席之名挺身而出。有省级文学评奖，有作家作品入围，产生较大争议，王先霈老师直言不讳，据理力争，争议作品最终进入了获奖名单。“星斗其人”，是我自己对王先霈老师“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仰视，在我心目中，王先霈老师是星斗一样的偶像存在。“赤子其文”，是说王先霈老师著作等身，却以诚为本。王先霈老师生平点评过的作品不计其数，不论评论、序文，还是书信，交付的都是满纸的赤诚。王先霈老师在《长江文艺》（1995年第四期）上的一封公开信，对刘醒龙、何存中，以及邓一光、姜天民等作家在小说语言风格上的嬗变作了老中医问诊式的分析，长处称道，短处指陈，其言谆谆，其情殷殷，这份诚心诚意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感慨不已。

我案头放着王先霈老师赠送的《王先霈文集》（八卷本），这里有一个小磁场，我能感受到王先霈老师的气息和体温。斯人已逝，而著作不朽。王先霈老师有一篇文章《生死事大》，他十分钦佩爱因斯坦的生死观。在爱因斯坦看来，“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和辉煌壮丽的戏剧”。而死亡则意味着“个人客体化、个人消融在整体之中，消融在宇宙之中”。王先霈老师说：“个人和群体的融合，个人和人类的融合，个人和宇宙的融合，这样也就有了不朽。”我想，此时此刻，属于王先霈老师的“激动人心和辉煌壮丽的戏剧”骤然谢幕了，他已经踏上了“个人与宇宙融合”的征程，他向着灵魂不朽的方向奔去。愿老师一路走好！

高晓晖：湖北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

斯人已去，回忆与王先霈老师相处的日子，有说不尽的故事。除了这些社会活动和日常交往，我与王先霈老师也有许多专业方面的交集和合作。

王先霈老师知识渊博、功底深厚，对学术发展趋势十分敏感。20世纪80年代，中国古代文论复兴重建，王先霈老师即专注于明清小说理论。80年代中期，文学批评方兴未艾，王先霈老师又开始组建文学批评队伍，编撰文学批评基础理论教材，为文学批评基础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又提倡“圆形批评”，成一家之言。

我们也合作编撰过当代通俗文学研究专著，合作主持过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项目，还有其他方面的交集与合作。在这些共同从事的文学研究工作中，王先霈老师也像日常交往一样，从不以权威自居，总是本着商量讨论的态度，尊重我的意见，放手让我按自己的想法去构想实施，让我觉得轻松愉快，没有任何障碍和压力。

王先霈老师担任过湖北省作协主席。每次主席团开会，我们都不觉得他是主席，而是一位蔼然长者：谈事务如话家常，讲道理如沐春风。他不是那个棱角外露的组织者，却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内在凝聚力。这样的主席团，就像一个民主的大家庭，气氛融洽，充满活力。

最近40多年来，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是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是这期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重镇。这里面，固然有老中青三代理论批评家的集体贡献，也与王先霈老师的学术敏感和理论独创有关。尤其是以王先霈老师和陈美兰老师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提携青年，奖掖后进，使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绵绵不绝，代有传人。我个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更年轻的一代文学理论批评家正在茁壮成长，有的已经产生了全国性影响。湖北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未来可期。

我和王先霈老师都爱美食、爬山。有一个时期，我们组织了一个美食协会，也称好吃协会，几家人常在一起游乐聚餐。王先霈老师爱吃我老伴腌的酱肉，每年冬天，我们都要送一块给王先霈老师品尝。

和王先霈老师外出开会，我们也一起爬山，逢山必爬，从不放过。每次爬山，王先霈老师都走在我前面。一边爬，一边还时不时回过头来，喊我加油，为我鼓励。望着他那顾长矫健的背影，我常常禁不住心生感动。

我家现在没人腌酱肉了，我也很少爬山了。再腌酱肉，还有王先霈老师这样的知音品尝吗？再要爬山，还会看见王先霈老师那顾长矫健的背影，还会听见他叫我加油，为我鼓励的喊声吗？

於可训：作家、评论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点滴忆旧怀霈公

——追念王先霈老师

於可训



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

——忆王先霈老师二三事

徐鲁

王先霈老师此文，是我永远铭记在心的珍贵文字，而那份剪报，我也保存至今。

1997年，我在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时，社领导交给我一部书稿，是鄂东某县一位作者根据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创作的人物故事，书的序言作者正是王先霈老师。这篇序深入浅出，写得平实而熨帖，是行文严谨的学者文风。但与序言相比，书稿的正文却是芜杂臃肿，文句潦草，且掺杂了不少不合事理逻辑、带有民间“迷信”色彩的东西。我甚至感觉，这样的书稿，实在与序言的水准存在较大差距。但这毕竟是我独立编辑的第一本书，而且是社领导交办的任务，于是只好硬着头皮，自作主张，对书稿做了“大刀阔斧”的修改。

付印前，我把序言和修改后的正文清样寄给王先霈老师过目，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他的电话。“徐鲁同志，书稿改动很大呀，删去了差不多一半篇幅？谁改的？”听他这么一问，我顿时惴惴不安，也只好如实回答：“王先霈老师，是我改的。”“哦，改得好，改得好，删繁就简，去芜存菁，这样一改，故事明快了，叙事线索也清晰了。”真没想到，第一次做图书编辑，竟然收获了这样的赞许，不是来自出版社领导，也不是来自书稿作者，而是来自一本书的序言作者。王先霈老师这几句赞许和鼓励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温暖了我大半辈子。

还有一件事，也令我感激在心、永难忘怀。王先霈老师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期间，有一年正好要召开全国文代会、作代会，因为要分配给各省的代表名额有限，省作协照例要召集所有理事投票推选。公开唱票、计票的结果，我以一票之差，正好落在原定的名额之外。这是我第一次参选全国作代会的一个机会，却以一票之差失去了，在场的不少作家前辈和朋友都为我惋惜。选举结束后，还没走出会场，王先霈老师立刻给我发了一条手机短信：

五月四日是青年的节日。霈公把热闹留给了青年，自己却一个人悄悄地走了，走得那样无声无息，又那样突然。

我和王先霈老师不在一个学校，他在华中，我在武大。20世纪80年代初，文艺界恢复活动，湖北省作协、文联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一个文艺理论小组。小组由时任作协主席、延安时期的老作家骆文主持，成员是武汉一些高校（重点是武大、华师和湖大）的一些中年教师，包括文艺界和出版界一些从事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同志。我忝列其中，是唯一的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我就是在这个小组，初识王先霈老师。

王先霈老师比我七八岁，时当中年，但无论从哪方面看上去都很年轻。我们很快便成了忘年交。我平时向他请教文学问题，他总是耐心地跟我讨论，从不端老师的架子。外出参加活动，我们也爱在一起谈天说地。许多人对王先霈老师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我却从未见王先霈老师板着脸说话。相反，倒觉得他很随和，有时还有些文青味、孩子气。

有几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某年夏天，理论组到长江三峡一带考察农村经济变革情况。从奉节坐船到白帝城，活动结束后，大家都坐船返回。王先霈老师却突发奇想，邀我从白帝城沿江边小道走回奉节。我当然乐意，于是我们便离开大群，沿着江边小道步行。

那时候的道路没有经过修缮，多是一些出来进去的山民踩出的便道，路面狭窄，凹凸不平。虽不在悬崖峭壁之上，但望一眼脚下滚滚滔滔的长江，我仍禁不住心惊胆战。

一路上，王先霈老师泰然自若，谈笑风生。一边指点江山，跟我说些沿途的人文自然景观，一边还要关照我行走，嘱我小心，时不时过来拉我一把，牵我一程。途中饥饿，还进了一家农户，讨得两个红薯，边走边啃，直到傍晚时分才回到奉节。

再有一次，在山东荣成参加《芳草》的一个活动，某日午餐，我们吃当地的海鲜——这种海鲜是刚刚从海里捞上来的贝类，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加工的方法也很特别：就放在清水里淡煮，不加油盐佐料。煮熟了捞起来端到桌子上，我们便围着盛海鲜的竹筐子大嚼起来。

我们这一桌正吃得起劲，却听见旁边一桌传来合唱《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原来，招待的经理喜欢这支歌，听说我们是湖北来的，很想听听。我觉得稀奇，就起身张望。坐在我旁边的王先霈老师却轻轻地拉了我一下，说，别看，快吃，等会儿就没啦！我便应声坐下，继续埋头苦干。

跟王先霈老师接触多了，我觉得他也是个性情中人。虽然他不喜欢那些社会八卦、世俗传闻，但对文史掌故、文坛轶事，却信手拈来，如数家珍。我喜欢听王先霈老师讲这些文史掌故、轶事趣闻。有段时间，没事的时候，我常到王先霈老师家，找他闲聊，到饭点了，就在他家蹭饭，在他家厨房的橱柜里找酒喝。有一次师母不在家，没有掌厨，我和同去的王又平只好自己动手炒鸡蛋下酒，炒了一盘吃完了，又炒，连炒了几盘，才把一瓶酒喝完。

回想起来，第一次与王先霈老师发生文字上的缘分，是在1994年。有一天，小说作家《今古传奇》主编罗维扬给我打电话说：“徐鲁，看到今天的《湖北日报》了吗？王先霈老师表扬你了，快去找来看看吧。”我找来报纸，看到王先霈老师写的短文《徐鲁文章颇老成》。对王先霈老师我心仪已久，但做梦也没想到，这样一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大学教授，会写文章介绍和提携我这个籍籍无名且素无交往的年轻作者。

这篇文章写道：“徐鲁是一位青年作家……读他的散文，却不感到躁露尖新、雕饰生涩，少有为文而造情的做作，感到的是温厚与真朴……”

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这篇文章读了不知多少遍。文中详细谈了我一些散文的看法，也分析了我的散文何以显得“老成”的原因。对我来说，王先霈老师无疑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文学上的恩人。在肯定了我散文里的某些优秀后，他也明确指出了我的不足和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徐鲁的散文，内蕴老成，语言清新，也算难能了。文笔虽不一定完美，但也不是什么优点，徐鲁没有也罢，他的不足，似是空灵、冲淡不够。他写徐迟的两篇，许多事实、材料挤塞着，笔下颇滞重。我们看徐迟的文章，有名的怀于潮（乔冠华）那篇，不太为人知的怀周乐群那篇，情何其深恩而文何其流转，都是记事又都是述怀，都是抒情。不过，我要说，徐鲁写毕矣午的一篇就好多了。大概执笔时拘束少得多吧。我在公众场合见过徐鲁两次，持重少语，真个少年老成。但是，作文之时，可容稍多一些洒脱呢？”

从这些观察和分析来看，王先霈老师的文学鉴赏完全是基于文本细读，因而才能够直击核心、一语中的。后来，我细读了王先霈老师题签赠我的一部《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就更加明白，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鉴赏家，他的文本细读功夫，做得多么认真和扎实。也正是出于对这种宝贵的文学文本细读功夫的敬佩与推崇，我为《文学文本细读讲演录》也写了一篇文本细读后的书评《慢慢读，欣赏啊！》“顾我垂髫初识字，看君挥翰足惊人。”感恩王先霈老师在我初入文坛之时，亲撰美文，提携晚学。

江花

周刊

8

长江日报

2026年5月13日 星期三

主编：周璐 美编：陈昌

版式：洪菊华 责校：蔡扬

追念王先霈先生

编者按

著名文艺理论家、湖北省作家协会原主席王先霈先生于2026年5月4日在武汉逝世，享年87岁。文艺界同声悼念。

先生一生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在明清小说理论、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学等领域均有精深建树，尤以倡导“圆形批评”而影响深远。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合著的《文学评论教程》等著作，译被几代学子，奠定了湖北作为全国文学批评重镇的坚实基础。他敦厚儒雅的风范、提携后学的赤诚，更深深影响了一代文人。

本期江花刊发於可训、高晓晖、徐鲁、魏天无等四位先生的纪念文章。他们或为同辈学人，或受业门下，或曾受先生提携，从各自视角追忆与先生交往的片段。

读完这组文字，编者心中浮现四个字：人如其文。

王先霈先生一生倡导“圆形批评”，主张文学批评应避免片面与凝固，追求圆融通达的境界。令人感慨的是，几位作者笔下的先生，恰恰活出了这种“圆形”的人生姿态——不偏狭，不固执，对学术如此，对人事亦然。

在这组文章中，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先生作为“人”的一面：他的随和与风趣，他对后辈的提携与呵护，他对生死的通透与豁达。正如高晓晖先生所评：“星斗其人，赤子其文。”

这些纪念文字，不止于铺陈学术成就。一张未能送达的转院证，凝结着师生之间无言的深情；一块冬日里互赠的酱肉，盛放着同道之间的朴素相知；一次沿江的徒步，映照出先生从容坦荡的胸襟；一个“快吃”的眼神，流露出长者对晚辈的亲切和；一条“不必着急”的短信，传递着师者护佑后学的温暖与担当。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片段，让一个饱满、圆融、可敬可亲的灵魂，从纸面站立起来。

作为编者，我们深感：纪念一位学者，最好的方式不只是整理其著述，更是记录其为人。先生虽已远去，但他沉稳如山的身影、温和如春的目光，将长久留驻在每一个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心中。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谨以此组文章，追念王先霈先生。